

## 我的运城

## 清明节的子福花馍

■袁省梅

似乎是，年刚过了没几天，就到了清明节。

清明节前，河东人家要蒸花馍。十里乡俗不同，有的地方叫子推花馍，自然的，是纪念春秋时期著名的义士介子推，有的地方叫子福花馍。叫法不同，花馍的样子也有差别，但不管怎样，百姓是把故事传说于嘴边，揉捏于他们的饮食烟火中，祈望生活安好，子孙茁壮、发达。岁月更迭，代代相传，束之高阁的历史只有少数人明了，传说于民间的故事却强壮得像一颗饱满的种子，见风就长，逢土就生，生生不息。

一早的，女人就开始揉面团、煮鸡蛋、泡红枣、捞豆芽、洗核桃，所有的都是为蒸子福花馍作准备。上世纪七十年代，物品还不丰饶，白面也是稀缺之物，花馍虽说是祭祖访亲之用，马虎不得，可巧妇也奈何不了无米之炊。不过在那些清贫拮据的岁月，每个主妇

胸中都藏有一片锦绣，她们用惊人的生存智慧和勤劳，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的顾惜，用手边最普通的食材，做出花样繁多的饭菜来，把每个节日都打扮得像是散落在清寂日子里的一朵朵野花，给埋头奔波于风尘中的一家人一点缓息和欣慰。这是粗糙生活里的感念和满足，体面和欢喜，芬芳，温暖，活色生香。

记得清明节前，母亲坐在炕上揉面，小小玻璃窗上的一方天光，映照得母亲脸上也像笼罩了神圣、静洁的光芒，安然，恬淡。没有那么多的白面，母亲就揉一块红面，揉一块白面，用白面包裹住红面，再揉，直到细滑的白面皮把粗涩的红面团包裹得看不见一点，才把面团托在掌心，捏花盖。

现在回想起来，那粗糙的红面团多像是藏在深夜里母亲的叹息、哑默、隐忍，而那薄薄的白面皮是母亲

对抗难心愁眉日子的韧劲和信心，是板结的日子里一丝光亮和润泽吗？花馍里有的包了核桃，有的包了带根的豆芽，有的呢，包的是一颗圆溜溜的熟鸡蛋。这些，母亲也都是依了习俗的老讲究，依着家里人和亲戚长辈身份、年龄的不同，捏了不一样的花馍。等到花馍上了笼屉蒸熟，黑黄的土屋子忽突突氤氲了浓郁的麦香，你我不禁欢喜了起来。当看到一个花馍，上如莲的花盖，你又不免得惊叹：那是怎样的花馍呵，圆鼓鼓的花馍细白、光洁；莲花花瓣饱满、丰润；莲花盖上飞一条龙，或者卧一只凤，或者是，扎一朵香气四溢的花骨朵，都是那样的憨态可掬，又简洁，又朴拙，却不失雅致和大气，是好看可心的了。

大花馍捏好了，母亲还会捏些小花馍——一朵花，一只鸟，一穗麦，一条虫，都是精巧、细致得如拇指般

大小。当这些小花馍站在细溜溜的簾条上，又仔细地扎在大花馍上，小心地装到柳条筐里，由父亲担在上坟的担子上时，那些花呀鸟呀就会随着父亲的步子，在筐子里颤动了，跃跃欲飞了，好像是，活泛了起来，欢腾了起来。放眼望去，好像是，头顶的老天换了新颜，脚踏的老黄土也换了新颜，日子呢，也必定会换新颜。一切，都在这一天活泛了。风轻柔了，云自在了，淡淡新阳下，草木葳蕤，麦苗挺秀，翠绿色的风儿携了时光的衣袖，轻快又逍遥地在天地间自由飞翔。一切，都在铆足了劲儿生长、拔节、开花、结果呢。

现在，母亲坐的那铺土炕还在，小小的玻璃窗还在，玻璃窗上映出的一方天光也还在，只是那光里现在捏花馍的不是母亲，是嫂子。清明节时，嫂子蒸的子福花馍，跟母亲蒸的花馍一样好看、好吃。

## 小站之恋

■闫桂娥

那年一列火车  
载着我驶进一个叫“烟庄”的小站  
四面都是山  
淳朴的野花开满起伏的山峦  
把唯一的小路夹峙得又细又弯

我的军工厂就在小路的尽头  
大山里边  
那年我十八岁  
是妥妥的文艺女青年

每月我都会光顾小站  
去几十里外的县城书店  
寻找我心里永远炙热的夏天

记得深秋的一个星期天  
小站又飘浮着  
这个季节该有的奢华闪电  
提速的火车滑过铁轨  
就能听见被震落的野菊花的呼唤

我兴致勃勃挤上火车  
发现对面座位有一位是我厂的男学员  
清冷如冰的国字形脸  
睫毛上的水雾沾染了时间  
仿佛是上帝殚精竭虑的杰作  
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他是我厂有名的青年才俊  
一篇篇诗文  
频繁出现在省级报刊  
我的初恋恍惚出现了  
感谢小站让我们遇见

他靠着车窗双腿优雅地交叠  
气定神闲地看着一本书  
气质矜贵且慵懒散漫  
碎发泼洒在眉宇间  
使他淡淡薄凉的面孔  
多了几分凌乱的美感

我轻声搭讪  
“你回家？”  
他邪邪魅魅的脸微微一怔  
瞳孔立即弹出一道幽深冷硬的视线  
“你说呢？”  
就像地狱走出的修罗  
脸颊刮过刀割般阴冷的霜寒

“……就该好好待在云端  
不识烟火的混蛋……”  
我心里嘟囔着  
在情窦初开的童话里慌张逃窜

我们似乎都沉迷在书海里  
又似乎都心不在焉  
只见他拿出钢笔  
在一张纸条上写写算算

快到我站  
只见他早早站起身来  
滴着墨的双眼盯着我看  
望着他逆天的容颜  
我强忍着慌乱  
抵向他眼神流出来的冰冷刀尖

他从从容地摘下衣帽钩上的藏蓝色风衣  
向车厢门口走去  
望着他的背影  
慢慢走远

他的小说还在小桌板  
我举起书急忙朝他喊  
他扭过脸

竟没有刚刚的森森冷意  
还流出绕指柔的温暖  
静静地飘着丝丝缕缕的烟火人间

宛若醇酿的嗓音在车厢回旋  
“送你啦”  
他举起左手挥了挥  
儒雅书香飘在举手投足间

我举着书想去追赶  
一张纸条落在眼前  
“本该是相拥的藤蔓  
但吾已许国 再难许卿”

留言像沙尘暴  
把我的心思彻底打乱  
只见他站在月台上  
望着车窗窗里的我  
袭来一股股冰冷的炸弹

“低吟浅唱的诗人  
快把紫色的梦搬回来”  
无论我如何挣扎  
砸向我的  
只有频繁出现藏蓝色风衣的画面

飘逸行草啊  
吹落了谁的擦肩  
吹醒了谁的梦魇  
只留下染了墨香的书刊

果然他再也没有出现  
他离开了工厂  
他离开了车间  
参军上了老山前线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  
凛冽的风  
卷着落叶  
撕扯着我染了泪的双眼

“车马很慢 书信很远”  
我揉碎多少条电话线  
青春的小站帮我捡起  
被风蹂躏的花瓣

两年后我离开了大山  
攒多了思念  
就回小站看一看  
孤独的小站虽不言  
却明白我的挂牵

我把半生的遗憾凝于笔端  
写着军人的诗段  
写着小站之恋  
望着斑驳的“烟庄”二字  
时间一次次回到那年的秋天

汽笛是火车的语言  
隐约听见铁轨发出半个世纪前的呼喊  
我竟看见  
他从万壑千岩走进小站  
一只空衣袖  
一张刻满皱纹的脸

我们相拥而泣  
跨了半个世纪的刻骨铭心  
时间似乎停止  
地球似乎不转  
突然  
一股冷风钻入我的指尖  
我托云朵  
接住他飞起的帽檐  
小站突然铺落了一层红色的玫瑰花瓣

## 思想的麦穗

——写给介子

■晓寒

一个人的名字  
诞生了千古思念  
站在介子的故里  
杏花雨  
洗亮春的灵魂  
茵绿的风  
拔节出思想的麦穗

田野  
一张供桌  
供着清明的明媚  
供着寒食的忧伤  
介子的魂  
把节气和节日揉在一起  
这一揉  
揉出千年传统  
忠字的一笔一画  
刀刻在他的思想里  
顺着孝字的笔顺  
介子 走进历史又走出历史  
不想求撷唾手可得“禄”果  
春秋的路  
他没有春天却有秋天

从绵山走出来的节日  
杏花雨一直伴着  
湿漉漉的思念  
千古 一把推着时光的手  
拧  
不  
干



## 鹤雀楼

普救寺春意  
(水彩画)程思远  
作

## 百姓记事

## 嘉木春风，紫藤梦萦

■张彩霞

偶然得知永济中学要迎来80周年华诞，我立刻有了想去母校看看的冲动。2022年4月4日下午，正巧是清明节小长假期间，学校也刚好放假，这也是校园少有的空旷时刻。走进校门，很庆幸几乎没遇到几个人，也省却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尴尬，让我能够随心所欲地转悠。穿过主楼，眼前突然一亮，只见横卧在两座教学楼之间的小花园里，北边的紫藤花开正艳，沿着水泥架柱满满当当倾泻而出，苍老遒劲的枝干，盘旋旋转，宛转腾挪而上，绚烂盛开的花朵，密密匝匝，如紫水晶般熠熠生辉。哦，梦中珍藏的那个紫藤花园竟然还在！我心中惊喜，急步上前，抬头仰望，最底部的花苞鼓鼓囊囊好像塞满了玉液琼浆，也像一张张小小的帆，随时准备启航。紫深紫浅，紫红紫粉，在春天的浪漫中，变幻着美丽的神话，摇曳着甜蜜的幸福。

春风中的紫藤花，暗香沁脾，让人陶醉。我徜徉在盛开的紫藤花下，依偎万千紫气，从星光点点的缝隙中，寻找梦中若隐若现、似有若无、渐行渐远的往事。

“嗨！同学，你也是来报到的吗？分在哪个班啊？”“120班，你呢？”“真巧啊，咱们一个班！”两个陌生女孩对话的场景立即浮现眼前。那是198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背着行李徘徊在紫藤架下，正在张望寻找自己的宿舍，突然听到一声悦耳的问候。我转身时，只见她剪着齐耳短发，红红的脸蛋，忽闪着二大大

的眼睛，她笑盈盈地抬手指向东南的几排平房，“咱们班的宿舍在那儿呢”，便快速带我拿着东西走向其中的一排，边走边说：“你是第一次来吧，我初中就在这儿上学，马路东边这几排都是女生宿舍，西边的是教职工宿舍，教室都在花园后边，咱们教室就在第一排的西边，离宿舍很近，穿过花园就到。”她也不等我回话，就快言快语地介绍着眼前的情况。初来乍到，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还没有分清东南西北，便跟在她身后走着，心中充满了感激。

推开蓝漆斑驳的两扇木门，迎面靠墙砌着一面大通铺，紧靠门口的两边也有两个小通铺，中间是一米左右的过道，全班20多名女生都挤住在这里。已经有先期报到的同学铺好被褥，每人占位不到一米，花花绿绿的颜色让单调的宿舍有了几分生机。看到水泥裹就的大通铺比初中那泥土砌就的通铺干净许多，我非常庆幸，暗自心想，但愿不再会遭到臭虫和跳蚤的骚扰。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每天早晨，听着学校广播里这当红时最流行的校园歌曲，我们开始了紧张有序的高中生活。时至今日，每每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都会想起这条曾经走过无数次的校园小路，穿过花园穿过紫藤，在宿舍和教室间，在菁菁校园里穿梭了三年的难忘时光！

时光缓缓，记忆如昨，这里留下

过殷殷嘱托。沿着市区笔直的大道走进校门，40年前，这条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土路，曾留下我们多少的无奈。“你们是永济的骄子，更是永济的希望和未来！”“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泥泞里行走！”那个站在操场，面对全校师生作出郑重承诺——尽快修好道路的上级领导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

时光冉冉，记忆如珠，这里留下过谆谆教诲。很奇怪，一走进校门，那些几十年不曾使用的三角函数、元素周期表、英语单词……争先恐后地挤进脑海，紧接着便是举止儒雅的语言文老师、思维缜密的数学老师、知性渊博的物理老师、一丝不苟的化学老师、温润可亲的英语老师、滔滔不绝的历史老师、阳光帅气的体育老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们，无不用自己的博学专长传递着知识的能量；他们，无不用自己的敦厚善良滋养着学子的品格。

时光漫漫，记忆如潮，这里留下过孜孜以求。考试前的紧张复习、比赛前的认真准备、活动前的热烈讨论，一次次，一遍遍……灼灼紫藤听见了我们的朗朗书声，弯弯小路感受到了我们的窃窃私语，小小花园见证了我们的日日成长。如今，在我的相册里，还珍藏着那些定格在这个缤纷小园里，定格在这个紫藤架前，依依惜别的身影。

“占尽人间清绝事”。藤，无论生于野，长于庭，攀于架，垂于室，不过是寻常绿植罢了，可因其与主人或

观赏者之缘分，便在缠缠绕绕、绵绵延延间，生发出万行情愫，丝丝不绝。可不是吗？当我站在眼前的繁花之中，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苏州博物馆那棵紫藤。数百年前，文徵明可能也不过是偶尔为之，原本也不过寻常，却成就了“文衡山先生手植藤”的美名，便如被点化一般，有了文气与筋骨，历经数代风雨、战火侵袭，仍藤枝遒劲，垂花似瀑。繁衍至今，这棵紫藤已然成为活着的国家宝藏，她生长的地方也成为人们慕名前往的旅游胜地。而眼前，永济中学的这架紫藤，也不知何时人栽植，却让我时隔近40年后再次感受到它的魅力和召唤。我重新细细打量着它，藤缠根，花绕藤，根深深地扎入泥土，藤枝缠缠绵绵，串串花苞紧紧相拥。藤缠着根，是对土地滋养的回报；花绕着藤，是对枝叶哺育的眷恋。这难道不正是母校和师生之间的真实写照吗？！

紫藤花开又一年，时光不老，记忆永存。这架紫藤是永济中学的“国家宝藏”，这架紫藤更是学子心中永远的牵念。

站在这里，与藤私语，倾诉萦怀已久的思念；与花相对，牵挂曾经相遇的情缘。盛开的紫藤是母校吹响的冲锋号，激励着风华正茂的学子们砥砺前行；盛开的紫藤也是母校发出的邀请函，期待着远走他乡的游子们载誉归来。

久久不见久久见，亲爱的同学，你准备好了吗？！

## 心香一瓣

## 故乡四月

■赵应征

故乡的四月，太阳是暖洋洋的，村子里的榆树花开了，榆钱结满了枝条，长长的枝条垂出农家的墙外，伸手拽上一把，放在嘴里咀嚼着，微微透出甜湿的味道，使我想起儿时母亲蒸的榆钱麦饭。

村子的路边是两行高大的梧桐树，树上还没长出肥大的叶子，而是长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桐树花，紫红色的花儿，像一个个张开嘴的小喇叭，招来蜂飞蝶舞。还有那房前屋后的白杨树，吐着长长的花絮，微风吹来，花絮飘落一地。记得小时候母亲常会把杨花捡回家，晾晒干后藏起来。她说杨花是一种中草药，可以治腹泻。

故乡的四月，田野上葱绿的麦苗，尽情地享受着春风的宠爱，在春天的阳光下茁壮地生长着。黄色的油菜花也身披阳光，在春风里舞蹈着。乡亲们顾不得欣赏此景，个个手握锄头，低头弯腰，在锄草施肥。在乡间的小路上，还有奔驰着匆忙送肥的拖拉机。眼前繁忙的景象，使人想起宋代文人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故乡的四月，中午时分让人感到十分温馨。各家屋顶上早已升起袅袅炊烟，熏暖的微风中，一缕缕饭香扑鼻而来，这时叫孩子吃饭的喊声和呼唤鸡鸭的声音以及牛羊咩咩咩的叫声，高一声低一声，响彻村子的上空，家家户户的柴门，吱扭一声，锅碗瓢盆也合奏起来。不大一会，还会从每家每户走出端着海碗吃饭的汉子和婆姨们，他们有的站在巷子边，有的蹲在门楼下，边吃饭边议论着，那种质朴的形象、豪放的性格让人欢喜。

故乡的四月，像是一首田园诗，像是一幅水墨画。故乡的土地虽然是那样的瘠薄，却是一片知痛知热的土地，在村上居住的父亲乡亲就是生生不息的庄稼，一茬一茬的，一年一年地生长着，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那一声声扣人心弦的乡音，那一张张慈善亲切的笑脸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上。

故乡的四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一头扑入你的怀抱，品味着乡村那自然、纯真、淡雅的景貌，感受那淳朴、善良、厚道的民俗。啊，故乡你是我的根，你永远在我的视线里！